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甘餘話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謝蓮鍔

分甘餘話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分甘餘話四卷

國朝王士禛撰士禎有池北偶談諸書俱已著録此書成於康熙己丑罷刑部尚書家居之時曰分甘者取王羲之與謝萬書中語也隨筆記録瑣事為多葢年逾七十借以消閒遣

日無復考證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談居易録之詳核中如引懶真子稱漢書昌邑王賀妾名羅紨即羅敷不言二字何以通用俟考云云今案漢書昌邑王傳實作羅紨師古注曰紨音敷說文糸字部有此字注曰布也一曰粗紬从糸付聲防無切蓋紨敷音同故得與敷字通用懶真子偶引漢書士禎不加辨正而轉以致疑殊為疎舛是亦隨時摘録不

暇繙檢之明驗其他傳問之語偶然登載亦多有未可盡憑者然如繁臺之當讀蒲禾切梅福爲吴門市卒之非蘇州宣室之有二此類皆有典據不同摭拾披沙揀寳尚往往遇之其中滄浪詩話一條獨舉馮班鈍吟雜録之說反覆詆排不遺餘力則以士禎論詩宗嚴羽而趙執信論詩宗馮班核其年月在談龍録初出之時故攻班正所以攻執信此固

詞人門戶之見猶有未化然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自是詩家宗旨士禎力持其說固亦不為無見焉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分甘餘話序

昔王右軍在東中與吏部郎謝萬書云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云云僕少時讀之已有味乎其言七十歸田讀書之暇輒提抱弱孫以為樂其稍長者年甫十歲已能通易書詩三經紙閣竹屋常卧聽其咿唔之聲不覺欣然而喜夫人幼而去

學意在逢世下而黄散上而令僕以為至足矣僕生逢
聖世仕宦五十載叨冒尚書年踰七袠遄來作息田間
又六載矣雖耳聾目眊猶不廢書有所見聞輙復掌録
題曰分甘餘話庶使子孫輩知老人晚年所樂在此爾
不敢謂如袁伯業老而好學也已丑臘月朔王士禎書

分甘餘話卷一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羣芳譜一書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

皇贈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象晉所著萬歷中先祖官京師

為黨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謫官家居十載甘農圃以沒

齒作為此書名亭曰二如以見志後刻於虞山毛氏汲

古閣流傳已久康熙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開館廣續
命編修臣汪灝張逸少等四人為纂修官至四十六年
二月告成凡一百卷
賜名佩文齋廣羣芳譜
御製序文冠於編首仍存先臣自序及每卷小序亦所
不遺臣感荷
聖恩榮施泉壤謹錄

御製幷述緣起以彰
巽數備家乘云原任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王士禎恭紀

御製廣羣芳譜序

粤自神農氏嘗草辨穀民始知樹藝醫藥伊耆氏命羲和推步定厯於以授時民始知耕穫之不愆而百工績熙偉哉開物成務啟牖來茲聖帝之功與天地並矣朕聽政之暇披閱典籍留意農桑繪耕織之圖製永言之

什時廵所至親歴田閒其稼穡之艱難作勞之平苦既周知而洞悉矣每思究百昌生殖之理極萬變消長之情著爲成編以佑吾民甞謂爾雅具其名物而郭璞陸佃孫炎之流疏注埤翼又加詳焉其明備者莫如本草自本經以迄陶弘景蘇頌而下數十種凡採治之法無不該核他如齊民要術月令廣義諸書其蒔植之宜爲更晰矣遐稽往牘擷其英華歸於簡括良匪易也比見近人所纂羣芳譜蒐輯衆長義類可取但惜尚多疎漏

因命儒臣即祕府藏帙攟摭薈萃刪其支冗補其闕遺
上原六經旁据子史洎夫稗官野乘之言才士之所歌
吟田夫之所傳述皆著於篇而奇花瑞草之産於名山
貢自遠徼絶塞為前代所未見聞者亦咸列焉復允廷
臣之請益以朕所賦詠依類分載總一百卷命名曰佩
文齋廣羣芳譜冠以天時尊歳令也次穀次桑麻崇民
事也次蔬茶果木花卉資厚生溥利用也終以藥物重
民命也其諸天時早晚之候人事種溉之方地力彼此

之殊物性良楛之異罔弗條舉縷析燦然可觀焉是書也攬品彙之蕃滋想羣生之率育一展卷間化機洋溢於茲畢呈固不惟矜淹洽侈藻麗也以是刊布天下垂之久遠使吾民優游於農圃之中家室盈寧樂其業而不憚其勤而大夫士以及民之秀者因以區別物宜審其淑慝凜嗜好之常慎節宣之度於以躋仁壽而享太平亦不為無所裨助也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初十日

青箱雜記云王安國詩好用酒樓常問予詩有幾酒樓

余因憶康熙甲子奉

命往祭南海大雪渡潯陽江後二十二年作詩贈郢城人樊稜（稜善琵琶）云苦竹黄蘆滿目愁嘈嘈切切似江州茫茫九派多風雪憶泊潯陽舊酒樓不知安國見之以為何如也

陳倉有古賣酒樓東坡嘗賦詩余丙子再以祭告入蜀過之題一絶句云昨向宜春下苑遊曲江烟草似悲秋珠簾甲觀俱黄土何必陳倉賣酒樓故友余澹心（懷）詠

孫楚酒樓云江南城西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
去後李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余選入感舊集此亦二
酒樓也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按繁
姓蒲禾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唐有繁知一臺
以姓得名當作蒲禾切今讀作符艱切非是
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祖約叛逆而少與阮
孚齊名王丞相尤愛重之曰昨與祖士少語遂令人忘

疲是皆理之不可解者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
御渙静者也渙竟煽動嶺表與哥舒晃作亂亦其類也
畫墁録襄邑義塘瓜剖之色如黛而味甘如蜜余昔寄
同年劉考功公戢體仁句云側聞西湖水嫩緑如瓜瓤用
此世必疑瓜瓤無黛色者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廣西巡撫梁世勲進青駝二長尾
猿二緑鳳緑鳩各一雙
三伯祖光禄少卿養吾公象蒙萬厯庚辰進士起家陽城

知縣擢監察御史官止卿寺近始見手書詩草一卷謹録四篇以存其梗概

鳳音曲

鳳兮鳳兮集高岡七德九苞稱至祥五音六律鳴朝陽鳴朝陽應明主非帝庭寧高舉

鶴鳴曲

蒼松挺挺鶴相招振翩翩翩來九霄警霜戞戞鳴九臯鳴九臯聲萬里明月來清風起

瑶琴曲

我攜緑綺奏薰風一曲相思彈未終淚垂絃絶送歸鴻送歸鴻坐明月人不見心如結

暮雨曲

忽忽白雲羅神霄霏霏暮雨平河橋有美一人路迢遥路迢遥望無極夢相見醒相

憶十叔祖翼吾公象節萬歷壬辰進士改翰林授檢討少有詩名稿今無傳惟鄭簡菴獨復先生新城舊事載其二句云古寺人來花作供孤城春盡草如烟八叔祖伯石公象艮十七叔祖季木公象春十八叔祖用晦公象明詩別詳三王公集季木公元名象巽用晦公元名象復

大內南書房在

乾清門內西廊下內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門侍衛某人導引伴送壬戌後

特旨內直官許於禁中乘馬至所出入之門故朱檢討
彝尊紀
恩詩云迴思身賤日足躡萬山中益異數云
康熙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壁知縣馬驌所著繹
史
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齎白金二
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

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

墨莊漫録云濟南為郡在歴山之隂水泉清泠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真珠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作歴下水記叙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詩爆流作趵突未知孰是按文叔水記宋人稱之者不一而不得與洛陽名園記並傳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餘者蓋未詳也

黄牡丹今亳州曹縣皆有之荷花則未聞有黄色者墨

莊漫錄云京師五嶽觀凝祥池有黄蓮花甚竒僅見於此

宋丹陽陳輔訪建康楊驥題壁絶句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輕風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風致可愛然輔不聞有詩名若唐人任華盧延讓之屬反得傳於後名之顯晦信有數耶

余嘗謂東坡鳳翔八觀詩不減杜子美宋人亦謂張芸叟鳳翔吳道子畫記不減韓退之

柳耆卿卒於京口王和甫葬之然今儀真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則是葬於真州非潤州也余少在廣陵有詩云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烟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屯田

余官祭酒日有送陳子文歸安邑詩云月映清淮何水部雲飛隴首柳吳興按葉石林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又李易安云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或謂余句法本此竊自謂青出於藍後當有

知之者

避暑録言平生用目力常數倍於他人安得不敝因歷稽古左丘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堂隆左太冲諸人皆以讀書致然余自幼小凡博奕諸戲一無所好唯嗜讀書雖官户部侍郎刑部尚書最繁劇之地下直亦手不釋書卷也自甲申歸田六年矣目力益昏始悔少壯之過用其力然老矣終亦不能廢書也

唐韓翃以春城無處不飛花一詩見知九重召知制誥

傳為佳話世盡知之杜陽雜編又載一事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貞元三年蜀中進瑞鞭有麟鳳龜龍之形色類琥珀一日將幸諸苑內廄進瑞鞭上顧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稱二絕今獲此鞭可稱三絕矣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散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亦翃作也知翃詩流聞禁中者多不獨寒食東風之句而已

李時讓字吉文淮安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初為潞安

府推官歷樂陵黎城二縣有清白名内召爲監察御史號稱廉正久之引疾里居陜西大饑特起爲督糧道參議操守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官將軍督撫布按已下往弔蓬蒿滿庭至無含斂之具皆爲揮涕醵金買棺代爲含斂而歸其喪於江淮余昔官副都御史識其爲人蓋古之君子也

道君時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者杖一百有尹天民者爲南京教官至之日悉取史記已下至歐陽史焚講堂下

王安石之學術爲害於世道人心如此又按建言者御史李彦章也疏以詩賦爲元祐學術其意在黄秦晁張四學士而並劾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皆貶之尤可笑定律令則何執中也二人可謂失其本心無恥之尤者矣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輩皆人頭畜鳴張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蓋將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與宗楚客厥罪維均乃鴟鴞之音

亦涵風雅每覩唐詩至此未嘗不㢤指也

今朝廷凡覃恩有秩贈之例謂輟已應得封典而贈本生父母也唐李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遇覃恩當追贈祖父乃乞迴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爲禮部尚書此䟽例古今未聞

久客見華髪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浦風水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右宋初潘閬詩也高妙不減岑嘉州又夜凉疑有雨院静若

無僧亦佳句故友施侍讀愚山閏章宿越州天衣寺云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亦不減闕語

淳熙八年中秋節孝宗詣德壽宮太上留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玉石為之雕闌瑩徹上作四面亭皆用新羅白木與橋一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皆用水晶獨召小劉妃吹白玉笙作霓裳中序每觀此一段風景不啻明皇夢遊廣寒也今年中秋陰晦薄暮遂雨終夜淋漓不止煞風景乃爾因錄此以

當夢遊

余少官廣陵同年義興萬雲𢿱錦雯罷於潛令來揚州揖罷余亟問曰還有於潛絹也無萬茫然既坐定俯首思之忽悟乃大笑茶杯幾覆

醴泉寺在長白山之西西有大溪溪中多巨石紅葉時最可游䲡石下産小蟹百十為羣一二寸之魚泳游其間與日影相映怳忽無定去吾别業才七八里余有詩云千林紅葉多亂此一溪水葉逝水空明魚苗可憐紫

唐詩魚鱗可憐紫石根如蟹堁螯跪五銖小瑣琣腹中居何似清流好

崔子忠字青蚓又字道母登州萊陽人居京師工畫山水人物王崇節字筠侶文貞之弟文靖季父也官把總生於閥閱而任誕不羈視富貴蔑如也畫學青蚓京師貴之故相國梁公玉立清標常以筠侶畫草蟲索題余賦二絕句云髯翁任誕如忠恕脫屣朱門傲五侯肯為尚書寫幽興碧花紅穗草堂秋一幅丹青顧野王草根纖

意曲籬旁風懷磊落如公少便注蟲魚也未妨

高念東先生珩作少宰日忽賦一詩題曰願作杭嚴道或訝而問之答曰吾生平慕西湖嚴灘山水之勝聊以寄興耳官資高卑不暇計也其漫興如此

宋丁謂為福建轉運使始造龍鳳團茶上供不過四十餅天聖中又造小團其品過於大團神宗時命造密雲龍其品又過於小團元祐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揮建州此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生得甚

好意智宣仁改熙寧之政此其小者顧其言實可為萬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謹備錄之

唐張旭以草聖名世畫墁録云長安府錄聽有唐吏部郎官題名碑張長史書序楷法整若軍陣云云世言長史書法傳顏魯公觀此信然

吾家祖訓聽事屏風所書心相三十六善余已於香祖筆記詳其出處惟陽宅三十六祥不記所出近始考得之乃宋曾空青語也空青名紆山谷之友元祐君子也

蔣修撰虎臣起先生癸丑歿於峨眉既二十五年矣余丙子再使蜀甫入劒門關宿於驛舍忽夢先生來迓執手微笑而無一語似以不二法門相示者異哉若先生者真不死也

先祖方伯贈尚書府君與伯祖兵部尚書太師府君為胞兄弟太師篤信堪輿家常有數輩在客舍方伯常非之自卜兆域於高祖忠勤公塋之西恒語先贈尚書初至此地覺足下步步如登高然然實平地耳心以為吉

壤即決意用之葬兩祖母夫人而太師所擇在淄川縣北距新城六十里竟無後方伯子孫衆多愚兄弟同胞四人三人成進士府君初贈戶部左右侍郎累贈刑部尚書皆帶

經筵講官始知術士之言不足聽而府君高見為不可及也

同邑沈澄川淵先生幼時喪父太夫人欲卜吉壤不肯延致堪輿家但每夜至舍後近地縱橫步之再三忽曰

此即吉地也遂卜窆焉後沈公成嘉靖乙丑進士入翰林官國子司業卒以東宮講官舊勞特予祭葬

崑山顧炎武號亭林揚之通州有老儒古姓號辣泉同年盂縣薛給事奮生號老峰皆地名泉名峰名連姓字巧合者亦奇古人不記有此例否當博考之

異聞録言宋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種以今考之其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姚鉉以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云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

類文集亦多不存云云當五代亂離板蕩之後而古書多存歷北宋太平全盛之世而古書反亡殊不可解豈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反甚於五代時與

宋張藴為淄州兵馬監押咸平中契丹犯境有全城之功後為環州監押雖處窮邊猶建孔子廟慶歷中范文正過之書其碑陰以美之子撲挨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右見澠水燕談録今濟南郡城東三十里王舍人店有東坡所書讀書臺三大字石刻耕者出之

田間挾遺蹟也

范文正公幼隨其母客濟南長山縣而讀書長白山之醴泉寺今長山城外孝水南岸有公祠城西十五里禮叅店公所常往來之地後公守青州過長山父老迎候於此從曾叔祖開封太守曙峰公作三賢祠於市之西北隅以祀公與陳仲子伏生香火至今不絕文正集舊刻大字本編首有禮叅店圖俗譌為李三店非也

翟院深與李成皆營邱人而院深伶工也一日太守讌

會院深擊鼓失節召問之對曰適仰見飛鴻淡佇可愛思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院深名在宣和畫譜與史邦卿以堂吏而名列詞中大家皆奇事

章邱縣西北有甯戚城春秋齊甯戚采邑今縣有甯氏尚為巨族余嘗輓從甥甯生一聯云相國悲歌扣牛角仙人暫死食飛魚次句用列仙傳甯封事皆甯氏也

田侍郎綸霞雯言巡撫貴州日署中庭砌間有草結實紅如珊瑚可愛熟時有小鳥紅色羽毛甚麗來食此草

問之吏卒云此斷腸草也烏亦名斷腸烏專以此草為食皆有大毒余觀冷齋夜話云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出陶貞白仙方其說稍異

唐鄭綮云詩思在灞橋驢子背上胡擢云吾詩思若在三峽間聞猿聲時也余少在廣陵作論詩絶句其一云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語也後壬子秋典蜀試歸舟下三峽夜泊空舲月下聞猿聲忽悟前詩乃知事皆前定

己丑歲自春夏至秋八月多雨書屋後叢竹甚茂雨後鵝兒鴨雛柏浮其間頗似畫本余賦絶句云紫竹林中水滿塘鵝兒得意弄輕黄䙲材賸有鵞溪絹合付邊鸞與趙昌從姪磊字石丈善丹青當令補作一圖

余嘗謂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一首末二句蛇足刪作絶句乃佳東坡論此詩亦云末二句可不必

老杜詩白鳥去邊明坡公詩貪看白鳥横秋浦不覺青林没晚潮余少登京口北固山多景樓亦有句云高飛

白鳥過江明一時即目不覺暗合

洪覺範云遠公拒康樂入社而與盧循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晴於循謂不知人則何明於靈運余於此段公案固常疑之然又念遠開蓮社衆至百數十人何其多耶豈此百數十人者心盡不雜過康樂乎抑來者不拒乎宜淵明之攢眉而獨拒一康樂何說耶恨不起遠於地下而問之

重陽前一日風雨覩冷齋夜話劉跛子事戲為絕句云

不從勾漏覓丹砂不借飈輪轉法華祇愛青州劉跛子一年一看雒陽花又云蜂蝶蕭踈春日斜雒陽花事委泥沙野人久狎東籬菊不愛鋪堂富貴花（南唐徐熙畫牡丹進御謂之鋪堂花）

余少與考功西樵兄言史事自十七史外如史記外則有蘇氏古史前後漢書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謝陛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王通元經新唐書外有劉昫舊

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薛居正舊史及馬令陸游胡恢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偁東都事畧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三朝朝野彚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録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畧凡此諸書皆當兼收並採不可以其不列學官而偏廢之兄亟然其言今五十餘年矣白首汗青徒有愧歎而西樵下世已三十七年已丑重陽秋霖乍霽偶憶往事援筆記此

東坡廬山詩云溪聲即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萬

歷中董思白（其昌）宗伯寄先大司馬太師府君詩云鐃歌即是廣長舌大纛豈非精進幢全襲坡語稍變其意耳時府君以兵部尚書視師行邊故云

余常不解吳俗好尚有三鬭馬吊牌喫河豚魚敬畏五通邪神雖士大夫不能免近馬吊漸及北方又加以混江遊湖種種諸戲吾里縉紳子弟多廢學競為之不數年而貲產蕩盡至有父母之殯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終不悔也始作俑者安得尚方斬馬劍誅之以正人

心以維惡俗乎或云宋楊文公大年好葉子戲

東坡志林記杜處士蓄戴嵩畫牛一幅甚寶惜之有牧童見而笑曰牛鬬力在角尾當搐入兩股間今掉尾而鬬謬矣此與黃筌别畫鍾馗抉鬼眼精神意思俱在拇指同旨

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陸放翁記張子功樞密云先人有遺稿滿四篋字畫極難辨惟某識之某若死則皆不傳豈容不急歸耶此意令人

知者蓋鮮矣余所見葉文莊與中盛遺集寫冊皆手自點竄鈎勒藏其裔孫文敏訒菴方藹處文敏仕為學士侍郎加尚書矣余屢勸刻之竟不果興化李映碧清廷尉丞好著書常以陸游馬令二家為經別修南唐書而以江表志釣磯立談諸書為緯尊李氏為正統其書頗可傳子木菴枏官御史大夫延余門人嘉定張雲章漢瞻專司讐校之役荏苒數年竟未剞劂而木菴死矣右皆有賢子孫且官通顯而不及傳先人之書使流通於後

世況其下馬者乎可歎也

老學菴筆記云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蜀多竹炭余詢之門人南部李曲江少司馬先復云蜀中初無竹炭不知宋時何以有之或古有之而其法不傳耶

中州集載楊雲翼詩金波曾醉雁門州信有人間五月秋萬古河山雄朔部四時風月入南樓云云誠佳作也近李梅崖中丞基和代州詩云誰識雁門今夜月山川別樣在冰壺亦是佳句而彼土之高涼可以想見矣

金李汾長源詩烟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城不減少陵東坡

臨邑行太僕卿邢子愿先生侗以書名萬歷間取法晉人不落唐宋窠臼其邑人王蒽岳大司馬洽萃其書為來禽館帖凡數十卷時號北邢南董今董書盛行海內而邢書知之者鮮矣余西城別墅茂林修竹四大字是其真蹟

陸務觀云吾鄉鏡湖為人侵耕幾盡閬州南池數百頃

亦為平陸古今勝蹟往往陵谷遷移如此吾郡明湖幾分城之半四五十年前湖面甚濶近為人家佔作藕塘此疆彼界畫為溝塍舟行渠中了無烟波浩淼之趣幾何不為鏡湖南池之續耶為之一歎

方盦山文冬日林茂之前輩見過云積雪初晴烏驪毛閙攜幼女出林皐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緼袍盦山又有詩云烏衣巷口多芳草明日重過是早春亦佳句

唐僖宗朝南詔請和親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是又一李龜年

一水水名也酈注渭水又東會一水水發吴山地里志吴山古汧山也山下石穴水溢石空懸波側注按此即一水之源在靈應峯下所謂西鎮靈湫是也余丙子祭告西鎮嘗品茶於此與西山玉泉極相似

吴天章答人云自卜條南舊隱居明星玉女對攤書門前萬里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又至今堯峯上猶上

堯時日又河聲過雷首雨氣下風陵

西樵古意云鵁鶄兩兩栖浦沙昨夜郎來眠妾家滅燭入門戴星去看郎一似菖蒲花最質而古

自科場許五經中式而習者益衆數科以來如直隸陝西某某皆以五經掄元戊子江西解元李紱臨川人五經文二三場皆刻程文悉博大精深殆有萬夫之禀今官庶常何澹菴世璂翰林云渠讀書一覽輒誦不忘也

丹徒張氏吏部文選郎中九徵順治乙酉解元丁丑進

士終河南督學諸子玉裁康熙丁未進士第一甲第二人及第終翰林院編修玉書文華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仕可康熙丙辰進士亦以僉事爲河南督學遷湖廣布政使司叅議恕可康熙戊辰進士浙江杭州府知府玉書子逸少康熙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余官御史大夫時嘗蒙

御筆賜一堂聯云烟霞盡入新詩卷郭邑閒開古畫圖

又嘗被

賜御書帶經堂信古齋二扁今分懸東西二第中堂誌
聖恩示子孫不敢諠也
本朝狀元必選書法之優者順治中
世祖皇帝喜歐陽詢書而壬辰狀元鄒忠倚戊戌狀元
孫承恩皆法歐書者也康熙以來
上喜二王書而己未狀元歸允肅壬戌狀元蔡升元庚
辰狀元汪繹皆法黄庭經樂毅論者也惟戊辰進士中
工二王體者首推海寧查昇以其族叔嗣韓兼習五經

拔置鼎甲昇遂抑置二甲丁未進士工書者首衆强宋師祁而不與鼎甲又不與吉士之選終於一令亦可惜也宋字中郎

余庚午為副憲值御史内陞外轉之期時于振甲成龍莅總憲任甫三日

上在暢春苑有

旨下詢于公以問余余曰臺規内陞皆論資俸近多越次躐陞徒長奔競無益勸懲今河南道常鼎異聖有才京

纎道梅鋗有守而資俸俱深内陞之序當首常次梅則
公道明人心服矣明日
旨下常内陞次年梅繼之已卯余為總憲引見諸御史
於
乾清門御史既下殿
上詢余當内陞者余力薦河南道李斯義端慎敏練是
日
旨下李内陞余掌都察院一循臺規即一掌道亦必論

資俸不敢徇一情面以長奔競余既遷去又不盡然矣

分甘餘話卷一

分甘餘話卷二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真定府臨濟寺唐義元禪師道場余以康熙丙子過之荒涼頹落閴無一僧令臨濟兒孫滿天下名山大刹開堂領衆者不可勝數而祖庭敗壞如此無一人任興復者余因憶宋僧證悟法師題馬祖殿云寄語江西老古錐任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

時遂題是詩於佛殿之辟今又十三年矣不知竟有擔當此事者否也

黄始字靜御吳人有詩云一聲啼鳥半江月才到兩山天欲明

李文饒牛僧孺君子小人判然也頗濱並稱為豪傑之士而東坡戲為酒令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然則僧孺之人可知矣可與贊皇並稱乎明彭澤王瓊如參商水火之不相能其為邪正亦易見也乃

李贄名臣傳列瓊而澤則附見之公議安在

余少時評陳卧子子龍湘真詞如香車金犢流連陌阡轉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凡為詩文貴有節制即詞曲亦然正調至秦少游李易安為極致若柳耆卿則靡矣變調至東坡為極致辛稼軒豪於東坡而不免稍過若劉改之則惡道矣學者不可以不辨

前輩常云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

然觀唐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諭有不穏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出文士之筆良然

漢中府治月臺東南隅有璞石如鼓而方高二尺六寸圍八尺脰間作四獸面有剖露痕審視之真碧玉也門人陳子文奕禧盩州于役記云制似罍相傳是楚漢間物未詳

秦羅敷敷字或作紨李西臺書小詞亦作羅紨懶真子

引漢書昌邑王賀妾名羅紨乃嚴延年女孫然不言數紨二字何以通用或有博雅者知之俟考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近人亦有相類者孟津王文安公鐸在京師諸公欲乞書輒置酒邀之飲無算爵或烹雞卵數十盛以巨盎破餺飥蒸餅亦數十枚雜投其中而食之立盡康熙辛未余貳京江相國張公素存玉書典會試每五鼓必秉燭起坐夜則和衣而寢食時或切山藥極薄煮熟置盂中不過五七

片或炒米少許而已

韓慕廬宗伯 菼 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烟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為一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烟草産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敎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故友程石瞿南海人嗜檳榔官兵部職方郎中一日早

朝余戲占口號贈之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平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啟轎中端坐喫檳榔聞者皆為絶倒按輿轎見前漢書

康熙乙丑余奉使南海見六榕寺一立佛像皆以珠玉珊瑚瑪瑙琥珀蜜蠟硨磲諸寶莊嚴之已為希有頃聞京師鬻一紫檀坐椅制度精絶亦以珠玉等諸寶為飾一方伯之子欲以百二十金購之德州李庶常文衆棟力止之乃已此真所謂奇技淫巧者也

近科鼎甲三人皆至八座者甚少同時者更少惟癸丑狀元韓菼第二人王鴻緒第三人徐秉義同時為八座韓禮部尚書王工部尚書徐吏部侍郎衣冠詫為盛事本朝設科已來所未有也歸田錄記首甲三人並登兩府者惟天聖五年一榜此足相匹

六朝人謂文為筆齊梁間江左有沈詩任筆之語謂沈約之詩任昉之文也然余觀彦昇之詩實勝休文遠甚當時惟玄暉足相匹敵耳休文不足道也

廣平張蓋字覆輿申凫盟涵光友也嘗有贈申一絶句云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同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金陵黄周星九烟明末進士也贈長洲尤悔菴云今朝喜得見尤侗皆直呼其名此以古道自處故以古道待其友非知己之深者不能也俗人且以為倨傲無禮矣明鹽山王忠肅公翺官太宰滄州馬恭襄公昂官大司馬忠肅在朝每面呼其名此尤古道之不易行者又非詩文之比

有獻古鏡於吕文穆者云可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歐陽公以為得宰相之體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結饅頭否此與吕事相類但其人非耳

一鄉先達在明啟禎初不為清議所許常訓子孫勿學為古詩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之笑曰沈休文始𭃸四聲想當為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陶淵明

田元均為三司使厭權貴干請𤍠不欲峻拒每溫言強笑以遣之謂人曰吾為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此歸田録所載本非佳語而月泉吟社謝送詩賞劄中有云執事吟髯似戟笑面如靴引用殊不倫矣

傅彤臣〈辰〉修軀偉貌鬚眉如戟博學強記冠絶一時嘗過一友人家友人有女為狐所祟聞傅至忽語曰傅公正人將來必貴吾去矣果去不復來彤臣辛卯舉鄉試

乙未舉會試皆與余同年仕至江西道監察御史

唐三司使不專領財賦鹽鐵之事凡鞫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即明代及

本朝之三法司也

韓蘄王岳鄂王皆有背嵬軍范石湖云燕中謂酒瓶曰嵬其大將酒缾皆令親隨人負之故號背嵬韓岳取其名以名親軍爾

劉麟引衆南侵趙九齡獻策決淮西之水以灌其營麟

聞之遂遁去九齡字次張與龍伯可皆奇士陳同父作中興列傳特標出之此事見雲麓漫鈔惜當時不能用也

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雒陽處之於鴻臚寺故後僧所居皆曰寺元帝被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於昆明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上見雒陽伽藍記及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

本朝侍衛皆於冠上帶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為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
賜者後文臣督撫亦或蒙
賜得之者以為榮袍帽初以紫貂為貴康熙以來尤貴
玄狐非閣臣不得
賜尚書亦有蒙
賜者厥名元狐而色實蒼白也
渭南南氏自大吉逢吉而下衣冠之盛與靈寶之許餘

姚之孫相鼎足若吏部尚書企仲禮部尚書師仲國子祭酒居仁工部尚書居益其尤著者余為禮部郎官時與宗伯孫廷銈鼎甫同舍相得甚歡一日同人讌集余兩人接坐偶談及前明掌故吏部劉公戩體仁從旁歎曰大家兒固當不同

余同年張禮部者河南人面黔而好傅粉澤順治庚子與同年何行人甤音元英同典廣西鄉試桂林人為之語曰本是箇畫眉張敞倒做了傅粉何郎辛丑春余客秦

淮適何歸自粤金陵酒間談此坐客皆為捧腹絶倒

趙承旨家宋槧前後漢書王大司寇弇州得之陸水邨完家前有松雪小像後有人以千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復售於四明謝氏自跋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懐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宫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畧相似此書後又歸新鄉張司馬坦公康熙中有人攜至京師索價甚高真定梁蒼巖大司馬酬以五百金不售攜去後不知歸誰何矣

東都事略跋其述歸熙甫湯若士王損仲三家刪宋史始末甚詳云熙甫未有成書止別集有宋史論贊一卷若士閱宋史朱墨塗乙某傳宜刪某傳宜補某人宜合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州次部居釐然可觀天啟中損仲起廢籍為寺丞常留心宋史時李九如少卿藏宋宰輔編年錄及王秘閣稱東都事略三百卷損仲屢欲傳寫并思購宋李燾續通鑑長編以蕆此書今損仲草稿及臨川宋史舊本皆在吳興潘昭度家云

云余昔在京師所見即臨川手筆所謂朱墨塗乙者是也余曽鈔其目録祥符草稿則不可得而見矣又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上公車柢攜宋史刪本一部豈即臨川本耶

慧持東林慧遠之弟也遊峨眉山於樹中入定宋時有人見之以聞於上始言始末問今何往答言欲往陳留又一書云明時復有人見之陳留亦入定樹中似是傳會以神其事又宋時豉漁於潭得一鴟夷内有一人酣

卧初覺問之曰我譚紫霄也宋齊邱竊吾書沈吾水底漁者欲出之曰此間甚適不須出也此亦似傅會之說學仙佛者故欲神其事耳

葉氏習學記言不如黄氏日鈔黄氏日鈔不如弇州先生讀書後

嚴滄浪論詩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又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跡可尋云云皆發前人未發之秘而常熟馮班詆諆之不遺餘力如周

興來俊臣之流文致士大夫鍛鍊周內無所不至不謂
風雅中乃有此羅織經也昔胡元瑞作正楊識者非之
近吳殳修齡作正錢余在京師亦嘗面規之若馮君雎
黄之口又甚於胡吳輩矣此等謬論為害於詩教非小
明眼人自當辨之至敢詈滄浪為一竅不通一字不識
則尤似醉人罵坐聞之唯掩耳走避而已
康熙甲戌余在京師歲除大雪偶邀老友姜西溟吳商
志門人蔣京少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銘殷彦來蔣靜山

諸子寓齋小集酒酣隸事各賦五言詠古一章彥來詩最先成次日又以歲寒吟十五首見投余口占絕句贈之云昨夜草堂風雪裏羣賢擊鉢羨殷生朝來更愛新篇好十五詩當十五城此詩蠶尾集不載今追錄於此一時公卿和彥來歲寒詩者凡數十家田綸霞少司徒為授之梓澤州相國作序韓宗伯慕廬作跋亦藝林佳話因牽連記之

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子貢又聖門高弟

也吳越春秋越絶書言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亡吳霸越若如所云乃蘇張之前茅耳不惟說壞子貢亦辱聖門矣

余生平最愛楓葉行吳楚間所見多矣尤愛雪中楓柤淺深相間有如畫圖己丑九月下浣六日未霜而有微雪大兒涑以石帆亭楓葉十餘片至微紅可愛輒從枕上賦一詩云秋雨連宵響菊叢石帆亭畔小池東正衙無夢須新歷六見池邊楓葉紅時去十月朔須歷才四日

順治辛丑春雨中泊舟楓橋寄先兄西樵二絶句云日暮東塘正落潮孤篷泊處雨瀟瀟疎鐘夜火寒山寺又過吳楓第幾橋楓葉蕭條水驛空離居千里悵難同十年舊約江南夢獨聽寒山半夜鐘今荏苒五十年矣西樵下世亦已三十餘年回思往事為之憮然而歎

今新進士賜讌謂之瓊林宴瓊林宋京城四御苑之一石林燕語瓊林苑金明池每二月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歲賜二府從官讌於此進士聞喜讌亦在焉自明代

相沿至今猶唐之題名雁塔也

宋仁宗嘗問宰執修唐書時何不專命歐陽修又諭舊唐書不可廢真聖人也

明世宗時議大禮與宋英宗時濮議事體稍異蓋仁宗養英宗於宫中立為皇子已久名分久定於禮毫無可疑故温公之疏曰令上為仁宗子而稱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此萬古不易之論也世宗未為孝宗之子又承武宗之後故稍有不同張孚敬桂萼因得乘間

抵隙逢迎以售其說而躐取大位然楊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負孝宗皆君子也張桂方獻夫霍韜之徒僥倖干進志在逢迎皆小人也曩史館開局時諸人尚有紛紜之論林下退閒偶讀歐陽司馬二公集聊復論之若歐陽公賢者而其議濮事則亦敢於負仁宗者吾終不敢以為是也

昔亡友葉文敏評余蜀道集詩毋論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謂師子搏象兎皆用全力者也余深

愧其言文敏又嘗語余兄七言長句他人不能及祗是熟得史記漢書耳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余雖不敢當文敏則知言矣

門人殷彦來寄其亡友夏生任逺遺詩僅一卷中有和余秋柳詩四首頗可誦其秋夜讀九歌云湘皇淚雨滋叢竹山鬼悲風帶女蘿春寒云梨花落地半窻雨柳絮入簾三日風皆晚唐佳句彦來傷其不遇早夭為序而傳之友道亦可風也夏即余門人九敘從子其妹亦能詩

忠武侯討魏通鑑以寇書千古公憤故元人楊奐詩曰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余讀通鑑至後唐莊宗欲討僞梁亦以謀入寇書不禁髮指亦題一詩曰一代清流盡喪亡紀于山崔可憐傷溫公書法憑誰問又說河東欲寇梁

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今吾年逾七十有耳而不能聽有目而不能見是

見聞二根先去雖欲讀書娱老而亦不能矣古人云聰明智慧殊不再來爲之三歎

世祖皇帝順治中各省布政使内陞有徑陞侍郎者或通政使大理卿宗人府府丞康熙中重定品級考布政使外陞巡撫副都御史内陞則太常卿順天府尹閣亦遷光禄太僕正卿己丑

特命廷臣薦舉翰林藩臬可任京卿者以江西布政使葢世泰爲鴻臚寺卿廣西布政使李濤爲太常寺少卿

江南布政使李法祖為順天府府丞舊制按察使内陞則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是外之三品陞内之大四品也布政使陞常少鴻臚府丞則以外之二品陞内之小四品也又與常例不同

余門人廣陵宗梅岑名元鼎居東原其詩本才調集風華婉媚自成一家常題吳江顧樵小畫寄余京師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黄草人家白酒篘日莫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余賦絕句報之云東原佳句紅楓樹付

與丹青顧愷之把玩居然成兩絶詩中有畫畫中詩顧字樵水亦名士

余在九卿時薦舉人才甚多率不令其人知之故時有冐竊居功者聞之一笑而已如孟世泰李濤鞠宸咨莊搢衛台瑞劉元勲之屬蓋不下十餘人至今屢被遷擢尚有不知者宋蘇魏公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歳以雙井茶一瓮相餉古今一也要視其出於公出於私爾聞往昔薦一人有酬謝不訾者

吾郡楊太宰夢山先生（魏）五言沖古淡泊在高子業華子潛季孟間如遠道令人愁況近單于壘秋風入鴈門羽書日三至微微霽景流天壤色俱素鄉心生塞草世事入秋風風雨樓煩國關山李牧祠閒將流水引夢與古人居雨響殘秋地城分不夜天石古苔生偏泉香麝過餘皆逼古作

余平生交友不敢自居於薄在京師遇施愚山沈繹堂李容齋葉訒菴數公之喪哭必盡哀令人雖至交指天

日盟肺腑及勢分相埒聲名相亞遂忘夙好而反下石者有之矣可歎也

古德云水鳥樹林皆為說法又云狗子具佛性此非虛語近耳目聞見如京師某寺之蜘蛛塔安陸之念佛鳥靖州之聽經鵝皆昭灼在人耳目者新城北郭真武廟老道士趙雲山戒行清苦每誦經輒有一蛇跧伏其旁久益馴擾雲山歿蛇亦去不見以是推之露柱瓦礫皆可知也

康熙丙子余冉以祭告使蜀歸次朝天關土人云某寺有一豕每聞僧徒誦經輒隨其後禮拜誦畢即卧佛座之下性好潔欲溲溺則出往山間皆有常度過者必往看之今尚在

明大梁周藩有一虎衛宫門長齋不噬雖投以豚蹄亦不食也先大父尚書公官汴臬時親見之蜀中丸屋山有貔貅不食人及牛犬之屬惟食虎豹口常誦阿彌陀佛山中僧徒以為法護

宋南渡後高宗最重蘇黄詩文筆墨求其子孫官之徐俯師川亦以山谷之甥馴至通顯其詩本江西派也貴後或以書賀之稍及山谷淵源師川答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濵噫安得此負心之語

治腋氣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一錢許急挾之腋下少睡片時俟冷棄之

北齊竇泰母期而不産有媪教之曰渡河湔裙生子必易從之生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媪湔裙水幾見星妃

度襪壓

立秋日日未出採楸葉熬膏傅瘡瘍立愈

皮硝入雞腹中煮食消痞 以上方見說楛

瓶瓺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亦作鴟夷

紀侯臺在今壽光縣南三十里春秋紀國也耕者常於臺下得一玉磑宋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岳廟於地中得玉杵臼皆不知何所用之

余作浯溪考成又得唐蔡京鄭谷宋釋惠洪數詩錄為

補遺適見清波雜志一條姑録於此云語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刋行止晉苹已入石者未暇廣搜博訪也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氏常和張文潛二長句以婦人而廁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李易安詩二篇彙從陳士業宏緒寒夜録鈔出已入集中忘其出處本周煇也

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録

吏倦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也余觀新刋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刋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絶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

順治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楊給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議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即醫

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為口號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槩年家眷亦可一笑也余所見不隨俗者惟龔尚書芝麓鼎孳勞中丞介巖之辨二公而已

康熙甲辰先兄西樵以中州科場磨勘事自吏部移法司會中秋合肥龔端毅之門生為置酒呼梨園部奏伎公愀然曰王西樵無恙在請室吾輩可樂飲乎遂罷遣樂人茗粥清談而已古道久廢特書此以勵薄俗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為諸生時數有異徵一日天未明自家赴塾過大街西關街名見一人負簷而立長過於簷無他徑趨避具怪忽直前捽之文定急犇溪西鳳山玉皇宫怪物亦涉水隨至文定方皇遽無計忽自覺身驟長與之相等乃手搏之怪物錯愕逃去又嘗讀書家塾有狐夜遺金豆十餘枚後既貴人稱金豆孫家公順治中歷官吏户兵三部尚書康熙元年拜相

或貽古鏡一視之乃先太師公故物也背有公自製賛

云爾雅曰鑒謂之鏡釋名曰鏡景也言有光景也古之人目短於自見取諸鏡以觀其面夫鏡不設形而能有形故人舉其醜則怨鏡見其醜則善南華經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無傷吁可以鏡矣讚曰瑩兮玉光兮珠其用常明其中常虛左有文曰萬歴甲申年造上為乾卦有小印為象形公名也右一小印曰桓臺王子廓公字也公故物惟此鏡與端溪小研一光潔如白玉亦有刻字曰王子廓家珍藏端

研𪧶銘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所建余賦詩二首紀之以存古蹟云壁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黄奴過江青葢𪧶消息寂寞青溪伴小姑臨春樓閣已銷沈遺廟荒凉碧蘚侵惟有青溪嗚咽水至今猶自怨韓擒唐修隋史謂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

蜀劍州西郭有小廟祀鄧艾余賦絶句示州人云申屠曾毀曹瞞廟常侍還焚董卓祠剱閣至今思伯約蜀巫

翻賽棘陽兒明時有官陰平者立一碑於道左大書曰鄧艾入蜀路見者笑之碎其石今之立廟得無類是耶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當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矣漢食貨志顏注云設數之名也亦曰如干又複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名云以國為姓右癸辛雜識所引極詳輒因或問而備録之

岑詩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黄庶詩山精水怪衣薜荔天祿辟邪眠苺苔余游廬山亦得句云薜荔衣怪樹山風恐行人各寫一時所見而句法相似然岑亦本古詩羅帷卷舒似有人開意非剏也

古人著述詩文一生心力所寄必有所託以思傳於後世如白樂天寫集三本一付廬山東林寺一付蘇州南禪一付龍門香山寺陸魯望詩文手稿盡寘白蓮寺佛像腹中唐求詩草寘大瓢中投諸岷江之流皆名心未

忘故也如來自言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乃亦以身後結集屬大迦葉豈名心亦未盡忘耶項襄城劉太乙青藜翰林書來云欲自作八分書余漁洋蠶尾諸集詩藏於少林代余謀所託意良厚因述此以報之

水仙之名甚美馮夷為河伯名曰水仙伯牙從成連之海上作水仙操西湖有水仙王祠陶峴泛三舟於江湖吳越間號為水仙他如雒妃湘君之屬皆水仙也乃盜賊如孫恩流毒會稽吳興數郡及勢窮投海死其黨亦

稱為水仙甚可笑也脫清都仙籍果有此輩正當與趙

高李林甫同班爾

治喉閉急症用鴨嘴膽礬研極細以釅醋調灌吐出膠

痰立愈 癸辛雜識云帳帶散用白礬不甚効

癸辛雜識又云熊膽少許用淨水畧潤開盡去筋膜塵

土入氷腦一二片如淚痒則加生薑粉些少以銀筯點

眼能去障翳及赤眼最効

同年汪鈍翁小字液仙程石臞小字佛壯劉公㦸每自

稱阿戢余在揚州日常有詩寄西樵兄及三君云佛壯談詩登秘閣詖仙趨府算錢刀還思阿戢歸清頻仕隱無端愧汝曹天寧佛火共淹留千里驚逢落雁秋何處憑闌望西北暮雲明月滿蕭樓詩載漁洋前集

坡公作攓雲篇余昔行秦棧中見道左石罅間烟氣如縷頃刻瀰漫山谷已而雨大至行人衣袖中皆雲也始信囊雲非妄

工部郎官有街道廳一差出則二黑�前引而一隷肩

獨板在馬後汪郎中[璽]以啟賀其僚友某云雙鞭前導宛兩股之蝦鬚獨板後隨如一條之狗尾聞者無不大笑汪字樊桐仁和人作肅松錄

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為名而并諱其作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崑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為作傳余曾識柳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

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為設几焚香瀹岕片置壺一杯一比至徑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強之也愛及屋上之烏憎及儲胥噫亦愚矣

余小時見寶應吳敏道詩一卷頗有佳句僅記其一絕云揚子江頭雨雙橈倚綠蕪愁心將客夢日夜向東吳惜不憶其全矣

胡元瑞論明人歌行極尊空同而畧於大復不知何聽琴獵圖送徐少參津市打魚諸篇深得少陵之髓特以

秀色掩之耳胡專舉明月帝京陋矣

蜀八十老僧果菴詩軒窻無暑覺雲起竹樹有聲知雨来

分甘餘話卷二